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一至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孫式蘓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一

起重光單閏八月盡玄默  
執徐八月凡一年有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三年八月辛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為工部侍郎  
時龍圖閣直學士王素入對語及道輔帝思其忠故有

是命 癸未知定州韓琦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初明鎬  
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譟城下  
琦素聞其事以為不治且亂及至即用軍制勒習察其  
尤無良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戰則賻賞其家籍其  
孤兒使繼衣廩威信並行又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  
指授偏將日月訓習之由是定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  
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屨或飯訖不與人直至  
定琦悉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褻以驕兵

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  
律不敢復犯法歲大歉為賑之活飢人數百萬詔書褒  
美隣道視其政以為法由是中山屹然為雄鎮聲動契  
丹 丙戌遣使安撫京東淮南兩浙荆湖江南饑民

辛卯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判河陽中丞王舉正言  
此授非當有損聖德不報 乙未以翰林學士曾公亮  
為契丹太后生辰使知制誥王洙副之至鞞浞契丹使  
劉六符來伴宴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

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御史中丞王舉

正言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乞即黜臣以誠不識忌諱愚直之人不報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相繼言堯佐制命復下物議騰沸望檢會臣等前後奏劄必賜施行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乙巳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

用帝謂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  
上官誥其給還之 是月汴河絕流 九月賜李繼隆  
神道碑額曰顯功 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  
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  
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諡遂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  
馬光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  
劉敞言諡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諡之以正不  
應法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詔為更諡曰文莊竦以文學

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又多識古文奇  
字至夜以指畫膚其為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  
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  
而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羣聚剽劫州  
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竦時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  
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畧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  
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  
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



鈞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庚申賜國子博士梅堯臣同  
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堯臣詢從子工於詩大臣屢  
薦堯臣宜在館閣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甲子為夏  
竦成服於苑中竦初以疾求還京師或言於上曰竦求  
還京師圖大用耳稱疾詐也竦既卒帝臨奠命內侍去  
竦面幕視之見竦顏色枯悴謂左右曰竦枯悴如此疾  
豈詐乎 丙子改太子太師王溥謚文獻為文康司空  
致仕章得象謚文憲為文簡以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

同周公溥同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諡為文忠者天章閣  
待制兼侍讀張揆曰溥周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  
乃諡為文康 丁丑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  
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  
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  
詢說因有是詔遂為永制 教坊官王世昌自陳年勞  
乞監永濟倉門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  
職倉門乃國家糧儲出入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

在京一廟令 冬十月己亥朔詔三司解鹽聽通商候  
二年較其增損以聞初包拯自陝西還力主范祥所建  
通商法朝廷既從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  
乃下其事三司驛召祥令與徽之及兩制共議而議者  
皆以祥為是故有是詔

包拯事在  
元年十月

甲申大理寺言信州

民有刼米而傷主者法當死帝謂輔臣曰飢而刼米則  
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細民無知終緣於飢耳遂貸  
之又曰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為政者當得寬猛之

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矣卿等宜戒之 乙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甲午知諫院吳奎言迎送契丹使三番之弊所經道路如被寇賊自罷寢以來大河之北人人鼓舞裁兩月間輒復紛紛安有攻奪明聖在上而羣小敢爾若不繩以法是朝廷不可為善治也乞以言者姓名付外施行 乙未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初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奉朝請尋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性姦邪嘗乞侍

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養又復出仕有謀身之端  
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涉怨憤非所宜言且陛下  
事章獻太后母子之際無纖芥隙而淑誌呂夷簡墓有  
過猜雞晨之語深累上德宜奪禁職以戒懷姦隱慝之  
臣故有是命 丙申京西轉運使蘇舜元言知許州郭  
承祐才堪將帥政比龔黃請徙判鄭州帝曰許鄭皆近  
甸何必徙且承祐庸人而舜元所舉如此使朝廷何所  
取信皆宜戒勅之 丁酉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責授

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  
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卒奪堯佐宣徽  
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  
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帝諭介除擬初  
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金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  
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  
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及恩  
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

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又言彥博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言彥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臣見彥博自獨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一出於已使人不敢議其過惡乞罷斥彥博以富弼代之

臣與弼亦昧生平非敢私也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帝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面質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即殿廬草制而責之時帝怒不測羣臣莫敢諫右



正言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必  
望矜貸之翌日巳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  
帝亦中悔恐內外驚疑遂勅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  
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  
之無令道死知制誥胡宿言唐介改貶英州此誠天恩  
於介無量然臣愚見猶有未安或聞專差中使押至貶  
所朝旨有在路不管疎虞之語此之處分頗非泛常竊  
尋邇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例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

死於道路四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將使朝廷負謗於天下其傷不小就使介安全至於貶所然亦不可著為後法伏望追還使人以全朝體殿中侍御史梁椿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即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帝曰誠不思此亟追還中使時朝中士大夫各贈介詩而待制李師中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

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考異李燾曰或言張堯佐彦博父客也彦

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彦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帝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織也彦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耳帝悅自是意屬彦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鑄討王則未克帝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曰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彦博翌日彦博入對乞身往破賊帝大喜彦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彦博因鎬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彦博雖坐遠貶彦博亦出然事之有無卒莫得而辨云按長編所言皆採碧雲駮之說恐未確今不取邵氏見聞錄云仁宗嘗幸貴妃閣見定州紅氍毹怪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戒汝勿通臣寮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碎之妃媿謝良久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文彦博以陛下眷安

故有此獻上不樂其後唐介彈彥博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謫彥博亦出守上蓋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介以龐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及梅堯臣書竄詩過矣

高若訥以本官充樞密使 辛丑以樞密副使給事中

梁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王堯臣為樞密

副使 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出知密州包拯奏乞留

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誣惑天聽帝曰介昨

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 乙巳帝

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者

以革浮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舉臺官必  
以上語載勅中 史館檢討司馬光以時政記及起居  
注並不載元昊叛命契丹遣使事會龐籍監脩國史光  
請即樞密追尋本末自至史館議之脩撰孫抃謂國惡  
不可書其事遂寢 十一月辛亥詔漳泉州興化軍自  
偽命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貧不能輸朕甚閔之自今  
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升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升客  
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

八升八合客戶減五斗八升八合為定制初龐籍為福建轉運使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於是籍為宰相遂行之 乙亥帝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司惟務誅剝以敷額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耳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因詔免災傷人戶所輸鹽米先是河北饑三司益增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饑有司責米數如常歲度支副使梅摯奏減之 十二月

庚辰翰林天文院新作渾儀成御撰渾儀總要十卷論

前代得失已而留中不出 戊子中書言諸房人吏稽違案牒者自來量行罰典終未革心欲籍其名氏以輕重為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旨黜逐從之 戊戌以

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陝州始命育翰林侍讀學士育辭以疾固請便郡帝謂近臣曰育剛正可用但疾惡太過耳宜聽其便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藥不半歲又徙汝州 先是包拯請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令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斛事歸一局易為辦集而三司使

田况亦請久任祥使專其事己亥以祥為陝西轉運副使仍賜金紫服以寵之 庚子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課遷官其有功於國有惠於民當加賞者勿拘 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為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况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



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

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  
校前三說為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  
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脩制所依庶說造律尺篇  
上之帝召輔臣同觀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  
為宮事令撰圖以進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特推  
恩而遣之鎮為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  
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  
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易曉而必合

者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執政不聽

四年春正月辛亥徙英州別駕唐介為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王堯臣王守忠陳旭等校慶厯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幣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相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有奇而所出亡餘為書七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

數以為定式 庚申乾寧軍獻古鐘詔送詳定大樂所  
丙寅聽吉州司理參軍祝紳持兄服紳幼亡父母養  
於兄嫂已嘗為嫂服至是又請解官持兄喪帝曰近世  
盖有匿父母喪而干進者今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  
養之恩亦可勸也可聽之仍候服闋日與幕職官知縣  
詔昨為唐介顯涉結附合行降黜亦慮言路或梗尋  
與叙遷尚恐言事之臣有所顧忌御史臺諫院其務盡  
梗直以箴闕失 壬申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福州

劉夔請解官歸武夷山為道士不許尋命知建州夔建  
州人也遂以戶部侍郎致仕 二月戊寅帝謂輔臣曰  
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蠲歲漕百萬石今發運  
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儲是必謀  
誅剝疲民求羨餘以希進耳宜約束之因詔昌言等遵  
前詔毋得輒有科率 庚辰以兵部郎中傅求為戶部  
副使慶厯末求自梓州路轉運使移陝西時關中用當  
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求獻策請變錢法至

境問民所乏貸以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取其息民大悅求亟檄州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息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以衰止所貸得麥四十萬斛商人入粟於邊而受錢於中都歲五百萬緡時河止奏乞錢朝廷未有以給求言本道倉廩實請以所當受錢畀之帝嗟賞自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輸稅於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郡而轉錢以供邊饒

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王堯臣詳定課績上其事實賜

詔褒之尋召入權糾察在京刑獄於是擢副三司

考異李燾

曰傳求傳云求獻策請變法既悉貸民大鐵錢遂下令以一折三民多破產失業而盜鑄亦止按變法在慶厯八年六月乃用三司議或因求獻策亦不可知若謂求遂下令以一折三則是求自擅作法罔民初非朝廷變法也朝廷變法適與求貸民大鐵錢相先後蓋求悉貸民大鐵錢大錢雖折小錢而小錢十可改鑄大錢五且有餘即鄭戩所云盜鑄獲利十之六也求前貸民大錢今但取小錢又以小錢二折當十大錢一其名似優貸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求傳載此事殊不了了今畧刪潤使易曉

癸未命御史中丞

王舉正與三司同詳定冗費

三月丁未以知諫院包

拯為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居數月徙為高陽關  
路安撫使因籍一路吏民積歲所負公錢十餘萬悉除  
之 丙辰蠲江南東西路民所貸種糧初帝謂輔臣曰  
頃江南歲飢貸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倚閣而轉運司  
督索不已如聞民貧不能盡償非遣使安撫遠方無由  
上達其蠲之 壬戌出內藏庫絹十萬下三司以助軍  
費 丙寅河北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轅衝  
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製之尋



以詔為鄜延路鈐轄給所製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既成  
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轄弩軍以全州團練

使監郴州稅唐介為祕書丞 卒未詔雜買務自今凡

宮禁所市物皆給實直其非所闕者勿得市初帝謂輔

臣曰國朝鑒唐世宮市之患特置此務以京朝官內務

參主之且防擾人近歲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其擾人

亦甚矣故降是詔 夏四月戊寅禁內宿臣寮衆會

先是內出欵器一陳於迺英閣御坐前諭丁度等曰朕

思古敬器之法試令宮人製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敬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其制度精好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是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庚辰帝製後述以賜度等 丙戌契丹國母遣順義節度使蕭昌等契丹主遣彰國節度使蕭昱等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北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

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參知政事梁適曰宋之  
為宋受之於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  
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  
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  
其後契丹復有書亦稱契丹如故初知制誥韓綜為館  
伴北使欲復書如其國但稱南北朝綜謂曰自古未有  
建國而無號者北使慚遂不復言其後北使來朝廷擇  
館伴者時綜已卒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初儂智高

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知邕州  
陳珙上聞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為仇且擅廣  
源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峒中  
飢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黃  
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  
焚其巢穴給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  
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必死是日率  
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寨寨主張日新邕州都



獲遂扶珙出珙病目不能視惶恐呼萬歲求自效不聽  
并立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為屈逾月  
得其尸如生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梅微之支使蘇從與  
賊黃師宓有舊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出庭  
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不  
聽宗旦言不已珙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及智高破橫山  
寨宗旦即載其親詣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  
死也既而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

害宗旦魯人始官京東與李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

司耳目號為四瞽人多惡之然其立節乃如此

楊安國傳四瞽

作四瞽已見慶歷七年今兩存之

智高既得邕州即偽建大南國僭號

仁惠皇帝改年啓歷赦境內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

考異會要云改年端懿今從正史孔宗旦傳云及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桂州按五月一日邕州破宗旦被殺後八日乃破橫州傳誤也當作橫山寨傳蓋因曾鞏書亦稱橫山寨不云橫州不知何以如此誤今改之

丙午以太常丞致仕導江代淵為祠部員外郎淵性簡

潔事親以孝聞嘗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

及親何以為即還家教授坐席常滿王拱辰安撫兩川  
遺書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楊日嚴知益州又薦之遂以  
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  
篇於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優加兩官淵晚年日  
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  
對略不及私 庚戌詔國子監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  
實年四十已上者為之時侍御史梁蒨言近日薦楊忱  
為學官而忱年少輕肆不可用故降是詔忱偕之子也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丙辰入費州庚申入龔州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封州曹覲死之時嶺南州縣無備守將多棄城走智高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鬪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暉引兵迎擊賊封州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暉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梓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

覲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  
耶幸速殺我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  
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問道以此上官賊  
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聲不絕投其尸於江時年  
三十五 壬戌儂智高入康州知州趙師旦監押馬貴  
死之師旦稔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  
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  
走耶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

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内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

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癸亥

入端州知州丁寶臣棄城走

考異歐陽修王安石作寶臣墓碑皆稱寶臣嘗出戰

有所斬捕卒不勝乃去蓋飾說也今不取

甲子知潁州資政殿學士戶部侍

郎范仲淹行至徐州而卒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

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

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每感激

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

倡之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

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  
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  
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  
以為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  
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  
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  
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  
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邪

語見名臣  
言行錄 及卒

四方聞者皆為歎息帝嗟悼久之贈兵部尚書諡文正  
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  
為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  
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齊三日而  
去 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  
以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及  
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閹者求先入踐死者  
甚衆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丁卯詔制置發運使司六

路轉運司仍舊以公牒往來先是許元欲廣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路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皆令具狀印發運司唐詢既自江西徙福建轉運使相繼論列於朝卒罷之

命知韶州

考異宋史作知桂林

陳曙領兵討儂智高

朝廷初聞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溱言邊防緊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為祕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旼為廣南西

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  
與知韶州者結輯農兵完葺堡障共為守禦計朝廷聞  
而嘉之又以畋素習蠻事故有是命既即喪次命靖尋  
改為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畋被召至都門外辭以  
喪服不敢見帝賜以御服御巾入對便殿即日加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 甲申徙知廣州仲簡知荆南  
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

詔諸州軍里正押司錄事已代而令輸錢免役者以違



制論先是王遠為荆南路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  
錢三十萬進為羨餘朝廷既降詔獎諭由是諸路盡為  
掊克欲以市恩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故條  
約之 丁亥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為河陽三城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王姓者數人而閭閻婦  
女小兒皆號德用為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  
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  
聞之遂更付以方鎮 以彰化節度使知延州狄青為

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  
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言國初武臣宿將扶  
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勲者不可勝數然未有起卒伍  
登帷幄者今其不可有五四夷聞之有輕中國心一也  
小人無知聞風傾動翕然嚮之撼搖人心二也朝廷大  
臣將耻與為伍三也不守祖宗之成規而自比五季衰  
亂之政四也青雖才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御之術乖  
勸賞之法五也御史韓贄亦以為言皆不聽青面涅猶

存帝嘗勅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第閥閱臣所以有今日由涇耳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壬辰以祕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為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 己亥置廣南東西路湖南江西轉運判官各一員 庚子以知宿州朱壽隆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朝廷懲嶺表無備命城貴州守者虐用其人人不堪命壽隆馳至州械守送獄奏黜之州人為立生祠壽隆台符子也 秋七月乙巳出內藏庫錢三十萬緡絹

十萬疋下河北助糴軍糧 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  
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靖及楊畋皆許便宜  
從事若兩人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制西  
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併付靖經制  
兩路靖亦自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也帝從其言  
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蠻賊徒黨無慮二萬人日食米  
五百石非有資其糧食者則勢不可留須法外禁之辛  
酉詔犯者其首處斬從者配嶺北牢城舟車沒官 丁

已大風拔木

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為

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渴  
弩發輒洞中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  
謂其衆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  
非義也乃蒐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於提點刑獄鮑  
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為賊謀主緘使  
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時羣不逞皆旁緣為盜緘  
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誑誤使復故業者凡六

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戰數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  
南城番禺縣令新喻蕭注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強壯  
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未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  
船烟燄屬天大破之積尸甲如山即日發縣門諸路援  
兵及民戶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人乃有生意每戰  
必勝而轉運使王罕亦有外募民兵遂入城益修守備  
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由清遠縣濟江擁  
婦女作樂而行政賀州不克遇廣東都監張忠於白田

忠戰死虔州巡檢童玉康州巡檢王懿連州巡檢張宿  
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鄧冕皆沒先是  
緘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  
路會忠自京師至奪而將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年前  
一健兒以戰功為團練使爾曹勉之於是不介馬而前  
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潭不能奮遂中標  
槍死 甲子廣東鈴轄蔣偕擊賊於路田兵敗南恩州  
巡檢楊達南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融州巡檢馬岳西

路捉賊王興萇用和皆沒

考異實錄稱皆沒於路田本紀亦云按本傳及智高傳則

太平場也實錄本紀並誤今改之

考功議上故司空致仕張齊賢諡

曰文定右僕射陳堯叟諡曰文忠太子太傅致仕辛仲

甫諡曰康節贈吏部尚書溫仲舒諡曰恭肅贈戶部尚

書錢若水諡曰宣靖贈刑部尚書宋湜諡曰恭質右屯

衛上將軍王嗣宗諡曰景莊威塞節度使馮守信諡曰

勤威自齊賢而下皆祖宗舊臣也已葬而未諡至是其

家始請之是月契丹主追尊納喇蘇為元祖簡獻皇帝



薩喇達為德祖宣簡皇帝妣加為后復加謚太祖以下  
帝后 八月丁巳以監新淦縣稅丘濬簽書滁州判官  
事初濬坐作詩刺譏時事謫官久之至是淮南安撫陳  
旭湖北提點刑獄祖無擇表薦之帝曰濬無雅行唯以  
口舌動人今旭等稱其才無乃長浮薄輔臣言濬所坐  
已更赦宜使自新故內徙之 楊畋既趨廣南又奏請  
刪康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下并置檢法官已卯詔  
諭畋曰智高乘颶銳竊發二廣之民日俟官軍至故委

卿節制以殄賊為期臨機趨變安用中覆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滅乃奏請頒格令置檢法官此豈應速計耶賊或順風下海掠瓊管及海壩諸州厚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乘之如能斷海道則不以日月淹速計也 癸未詔開封府比大風雨民廬摧圯壓死者官為祭斂之 乙酉降廣南東路轉運使王罕官監信州酒稅初罕往潮州議鹽事聞儂智高圍廣州即領兵還入城為守禦備城所以得不陷者罕有力焉而朝廷未

知也提點刑獄鮑軻自英州挈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  
知州蕭勃留之乃具奏召罕至雄州計事罕輒不至諫  
官李兌遂劾罕怯懦避賊端居廣州朝廷亦以罕奏不  
時達故及於責 丙戌贈張忠為感德節度使錄其父  
餘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其身母  
賈氏為河內郡夫人 丁亥以蕭注為禮賓副使仍權  
發遣番禺縣事 戊子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吏部尚書知汝州吳育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

守御史臺以育固稱疾求居散地故也留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判河陽民訟久不決者多詣育育為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恐奉行鄜州兵廣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聞其家被水災詣副都署王興求還不能得乃相率逃歸至則家人無在者於是聚謀為盜州人震恐知州薛向遣親吏諭之曰冒法以救父母妻子乃人之常情而不聽汝歸乃武帥不知變之過耳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汝無噍類

矣衆徑入拜庭下泣謝境內以安經略轉運使言其狀  
帝嘉歎之 辛卯改知秦州孫沔為湖南江西路安撫

使入內押班石全彬

考異宋史作全斌今從長編

副之沔初入見帝

以秦州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當以  
嶺南為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  
聞張忠死蔣偕敗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料宰相龐  
籍因奏遣沔行故有是命仍許沔便宜從事沔以南方  
兵連為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

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謂沔曰毋張  
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  
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  
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  
江西曰大兵且至其善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  
侵沔行至鼎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以知  
英州祕書丞蘇絨為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遽至不及  
清野故賊得肆略後絨知賊將走分兵邊村渡扼其歸

路布槎木巨石幾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乃繞出數舍  
入沙頭渡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歸摧傷甚衆緘盡  
得賊所略去物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二

起玄默執徐九月盡昭陽  
大荒落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四年九月戊申儂智高殺廣南鈐轄蔣偕於賀州  
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左右侍禁張達三班奉職唐覲

皆沒偕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下入城數  
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部兵戢平民以  
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  
侯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  
畋檄偕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  
之偕舉動輕肆卒以此敗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  
事賈昌朝初除母喪乙卯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  
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謝尋命昌朝判許州將行

詔講讀官餞于資善堂 丙辰降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盜賊楊畋知鄂州同體量安撫經制盜賊曹修為荆南都監廣南東路鈐轄兼捉殺蠻賊蔣偕為潭州都監初畋與修聞儂智高徙軍沙頭將濟江即命偕棄英州焚儲糧乃召內殿承制丁贊岑宗閔閣門祇候開封王從政退保韶州仍移文御史臺及諫院故併責之時偕死既九日矣 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耀州觀察使周美卒車駕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忠武節度使謚忠毅

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  
焚寨二十四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故城堡甚衆在  
軍中所得俸祿賞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以饗勞之及  
卒家無餘貲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  
甲經制賊盜已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  
州曹覲為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為光祿少卿始師  
旦嘗知江山縣斷治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  
人無敢取及是喪過江山江山之人哭祭於路絡繹數

百里不絕康州人立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為覲  
立廟封州 庚申儂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廣  
西鈐轄王正倫與賊鬪於館門驛死之閤門祗候王從  
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借職文海皆被害州之山有數穴  
可容數百人聞賊至走匿其中悉為賊所焚賊始至  
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辛酉以  
太常博士韓絳為右正言帝面諭曰卿朕所選用凡所  
言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事體務令可行毋使朕為不

聽諫者絳前使江南所寬減財力賑救全活十數事創  
為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奪其錮者予貧民罷信州  
鹽運趣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貪暴不法收以付獄  
州人相賀使還稱旨故有是命 癸亥詔外官有所陳

事並附遞聞朝廷毋得申御史臺時州郡多以狀申御  
史臺欲其繳奏而必行之 楊畋曹修經制蠻事師久  
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帝猶以為憂或言儂智高欲  
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嶺外

非朝廷有矣帝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丙子詔

廊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廣銳軍曾經戰鬪者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請也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乘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程東美棄城 己卯降空名宣頭頭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功 兵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 庚辰狄青辭

置酒垂拱殿青既行帝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  
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卧起皆宜防竊  
發因馳使以戒之 辛巳內降手詔付狄青應避賊在  
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非殺人及賊所  
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  
便若為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驗給錢米賙之其  
被焚劫者權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營葺室居

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  
築器甲朽弊不可用者繕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  
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  
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  
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宋克隆棄城克隆承賊踐  
蹂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  
為獲賊一級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以為嘗有功及

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庚寅帝謂輔臣曰

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  
下閤門通進銀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  
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 甲午詔比有軍卒邀  
車駕進狀而衛士失呵止者其貸之帝初幸景靈宮既  
登輦因戒衛士今歲天下舉人皆集京師如有投訴者  
勿呵止之及軍卒進狀衛士亦不之禁有司欲論罪帝  
具以其事語輔臣而貸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先是以知制誥何中立知秦州諫官御史皆言中立  
非治邊才已酉改知慶州中立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  
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會戍卒有告大校受賊者中立  
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告者竄之或謂貸姦可乎中立曰  
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安矣 癸丑以都官  
員外郎大名郭申錫為侍御史申錫嘗知博州戍兵出  
巡有欲脅聚為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帝  
謂執政曰申錫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也京東盜執濮

州通判井淵詔移申錫知濮州至未閱月凶黨悉獲

戊午詔免江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須者今年秋租十之  
三庚申賜故參知政事蔡齊墓次所建佛祠曰寶嚴  
初齊母張氏請賜而中書以為無例帝特賜之因謂輔  
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  
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玉曾張知白皆履行忠  
信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亦忠朴自守但  
言多輕發耳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然也帝復曰朕記

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世名臣也 諫官韓贄言發運

使舊例雖嘗入奏不聞逐次改官今乞每歲更不許赴  
京奏事只差一人附奏年額足數詔發運使自今押米  
運至京城外更不朝見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  
曙擊儂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  
長吏徐噩死之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  
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兵五百為先鋒倉卒被甲以前  
遂致覆軍 丁丑以樞密直學士程戡為端明殿學士

知益州初孟知祥據蜀李順起為盜歲皆在甲午或言  
明年甲午蜀且有變帝謂宰相龐籍曰朕擇重望之臣  
以鎮撫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前守多以嫌不治  
城戡獨修築之 戊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乞  
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夷滅  
賊黨亦可使益相離貳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  
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  
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

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願罷  
交趾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言人咸  
服青有遠畧云 己丑雪庚寅賜喜雪宴於中書 先

是邇英閣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  
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於屏間帝曰朕不欲坐  
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因令丁度取孝經之  
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為圖列左右乃命王洙書  
無逸知制誥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宸



為二圖序而裏書之甲午洙裏皆以所書來上 庚子

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  
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  
奉行則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  
之絳又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  
失臣不敢不以聞帝曰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

持歸焚之

林獻可景祐三年  
二月責漳州參軍

乙未錄顏真卿後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 丁未詔廣南西

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  
余靖兵自桂州次賓州先是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  
聲大沮青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陳曙恐青  
獨有功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  
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已酉晨  
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  
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  
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

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 詔廣南東西河南江西  
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緣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  
久制也候在任滿三年具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

庚戌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 辛亥觀文殿學士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尚書右丞丁度卒是日旬休帝趣駕  
臨奠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純質不為威儀居一室  
十餘年左右無姬侍常語諸子曰王旦為宰相十五年  
卒之日子猶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也 丁

已會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廬既醉而火發居宇神像悉被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諫官賈黯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修省之意狄青既戮陳曙乃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翌日遂進軍青將前陣孫沔將次陣余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入

內久之使人諭沔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  
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三鼓已奪崑崙關矣  
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既度關喜曰  
賊不知守此無能為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也遂  
出歸仁鋪為陣戊午賊悉其衆列三銳陣以拒官軍執  
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却右將開封

孫節死之

考異按武貴傳稱前軍孫節賈遠傳稱右將  
孫節而狄青傳乃稱前鋒孫節蓋為前軍之

右將當軍鋒最前耳張玉寶將先鋒寶錄即稱節為先  
鋒恐誤玉傳可考也今於此削先鋒字仍詳列先鋒左

右將於後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

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賊衆不知所為大敗走儂智高復趣邕州我師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梟師宓等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

百四十一築京觀於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衆以  
為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  
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  
水上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  
之甘衆遂以濟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  
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為下赦令優除百姓始  
得更生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已而智高為青所破  
皆如其謠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為先鋒西染院

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旣陣青誓  
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  
敢澄海皆土兵數困易劬苟待令必為賊所薄且兵法  
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  
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為二王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  
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帳下請罪青拊逵  
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壬戌以知定州韓琦  
為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德軍知



成德軍宋祁知定州琦至并州首罷昭亮所興不急之役走馬承受廖浩然怙中官勢既誣奏昭亮所為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 命知制誥王洙修纂地理書 甲子遣使撫問廣南將校賜軍士緡錢 二月

丙子帝謂輔臣曰狄青已破賊立功將士宜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 癸未以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為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南捷書至帝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力也

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為不可力爭之乃罷  
甲申赦廣南凡戰沒者給櫨櫨護送還家無主者葬  
祭之免賊所過州縣田賦一年死事科徭二年貢舉人  
免解至禮部不預奏名者亦以名聞 乙酉以孫沔余  
靖並為給事中仍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  
乃還桂州狄青常問沔何以敗賊沔曰使賊出上計取  
其寶聚退守巢穴則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為  
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

將成禽耳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幄中晝則惟青治事  
附賊者多誅殺沔請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青既先  
還沔留治後事青始受命數請騎兵又命軍中制長刀  
巨斧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用  
騎兵破賊賊皆翳大盾翼兩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  
竟賴刀斧雜短兵搏擊陣乃破人皆謂不及也 廣南  
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石全斌及閤門  
祗候狄詒右侍禁狄詠並進官詒詠皆青子也詔學士

院撰祭文以祭沒陣軍校仍別為文祭孫節賜青敦教坊第一區 丙戌詔廣西都監蕭注等追捕儂智高

丁亥下德音減江西湖南繫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丁壯饋運廣南軍須者減夏稅之半仍免差徭一年 戊

子詔文武官遇南郊得奏薦子孫而年老無子孫者聽奏期親一人從知諫院李光請也 貸知邕州宋克隆

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溪洞都巡檢劉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賓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山縣主簿權

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刺配河南本城永不錄用坐  
儂賊再至棄城也斷勅既下其日大雨電帝急遣中使  
追敕已不及人亦頗閔之 乙未詔大宗正司宗室有  
能習詩賦文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經者差官試  
驗慮其專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荊湖北路都監  
孫節為忠武軍留後封其妻王氏為仁壽郡君賜冠帔  
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俸終喪 三月庚  
戌右龍武大將軍克棟上擬試詩賦論十卷且請隨舉

人赴殿試帝曰宗子好學亦朝廷美事也令學士院召試三題既中等遷左衛大將軍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

里道經啞兒峽邊臣屢欲城之朝廷以艱於饋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既議解鹽通商驟加擢用狃於功利張昇未至祥權領州事遽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 辛酉賜進士安陸鄭獬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壬戌賜諸科及第出身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諸科與

廣南特奏名出身及試銜文學長史 夏四月庚子朔  
陝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范祥降為屯田員外郎知唐  
州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謂責祥太輕云 命陝西  
轉運使李參專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為陝西轉運  
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畧司多貸三司錢以佐軍  
謂之隨軍錢軍罷乃償參權慶州鈎考得所貸八萬緡  
悉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  
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

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益取諸此朝廷  
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立飛錢於邊郡以平估糴權  
罷入中比參之法行省權貨錢以千萬計 壬申狄青  
還朝置酒垂拱殿 庚寅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陣  
如歸仁鋪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以拱  
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閱陣法右班殿直張玉  
遷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  
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 庚



寅詔毋得連用太宗真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  
沆梁適監議大樂 樞密使戶部侍郎高若訥罷為尚  
書左丞觀文殿學士 帝復欲用狄青為樞密使同平  
章事宰臣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  
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  
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  
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為使相那肯復為  
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輕

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克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已極萬一他日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也帝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何謂無過籍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坐况若訥大臣

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  
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致死若訥  
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且諫官御史上言  
之時陛下既已赦之矣今乃追舉以為罪無乃不可乎  
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  
之還為宰相儂智高擾廣南兩路青討而平之為樞密  
使何足為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厚  
然彥博為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闕次補亦當為之況有

功乎又國朝文臣為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過不可罷也且臣不欲青為樞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耳青起於行伍前擢為樞密副使中外咸以為國朝未有此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帝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如何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帝既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帝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

為慮遠矣是時適以若訥為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為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帝前爭之既不得退甚不懌乃密為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密使人以帝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彬使於禁中自訟其功及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適許為外助帝既日日聞之不能無信於是兩府進對帝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石全彬先給觀察使俸更俟一

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帝曰勿往中書只於殿門閣內議之朕坐於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於殿門閣內具奏皆如聖旨復入對帝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邊防重事候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為例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丁未

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為樞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還以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為工部侍郎時御史梁簡數言靖賞薄孫沔既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 戊申詔曰聞諸路轉運使多掊克於民以官錢為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又高估夏秋諸物抑人戶輸見錢並宜禁絕之時三司嘗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瓌獨上金九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瓌以賦數民貧為對卒不能奪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

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丑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語



言往復殆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賦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與瑗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帝用新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為非後亦不復用 癸亥御史中丞王舉正罷為觀文殿學士知

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狄青遷樞密使舉正力爭之既不能得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孫

抃權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言質畧無威儀雖久處顯要循循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

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帝察其言趣令  
視事且命知審官院忤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  
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毋或朋比以中傷善良  
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游坊第初帝閔利用死  
非辜既賜謚立碑至是又以其第還之 乙亥御紫宸  
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官預  
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器幣有差 壬午右武  
衛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降詔獎諭宗諤允寧子

也 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會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即舊址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蓋取真宗常著奉神述也 壬辰詔諸路轉運使上供斛斗依時估收市之母得抑配人戶仍停考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與發運司謀聚歛奏諸路轉運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責降有餘則加陞擢由是貪進者競為誅剥民不堪命帝聞之特降是詔天下稱慶 甲午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為太子中允知袁州祖無澤始以宗旦死事聞

故也 乙未詔河北薦饑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  
勞來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秋七月壬寅詔以  
冬至有事於南郊 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  
常平倉米免償 己酉詔曰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  
路虛心納用皦然勿疑而比年以來率多繆濫或人材  
庸下而褒引乖實或宿負醜愆而亟請湔洗或職任疎  
遠而推授過重考其心迹非銜鬻崇私何以臻此不知  
而言茲曰蔽知而言之茲曰罔以此事上予何賴焉自

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寘於法見任監

司以上母得論薦

會要云嘉祐六年正月御史臺乞申明此詔本臺每於歲首舉行

庚戌帝謂輔臣曰頃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戊午詔太常定

謚母為溫美 庚申以莊宅副使趙滋權并代鈐轄初

滋授定州路駐泊都監常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

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滋有是命從琦所奏也  
閏月戊辰朔詔內侍省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  
一百八十人為額 詔廣南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  
者限一年復業仍免兩料催科及蠲其徭役三年從體  
量安撫周沆所奏也先是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  
常法滿半載不還者聽他人占佃沆曰是豈可以凶年  
逃租役者同科乃奏延期一年已占佃仍奪還之貧者  
官貸以種糧初帝詔沆廣南地惡非賊所至處不必往

沈曰遠民新罹荼毒當布宣天子德澤遂遍行州縣

辛未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  
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  
者築城境外衆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  
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他變聞知永興軍晏殊  
秩將滿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  
擾在於國體實為至便 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  
罷以本官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



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旣者籍甥也始為淵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勅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旣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旣及堂吏皆坐贓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旣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故罷之然謂籍陰諷開封覆之無實也以

判大名府陳執中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給事中參知政事梁適為禮部侍郎平章事

集賢院大學士 甲戌贈祕書監致仕胡旦為工部侍郎仍賜其家錢三十萬令襄州為營葬事知州項城馬尋言旦家貧久不克葬故卹之尋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饑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耳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為例 乙亥詔諸路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參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 丙子以集賢校理李中師為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帝謂曰比聞

諸路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於民此朕所不取也其戒之 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庚辰秦鳳路言總管劉煥等破蕃部斬首二千餘級 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舉人終場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為問能以本經注疏對而加以文辭潤色發明之者為上或不指明義理而但引注疏備者次之並為通若引注疏及六分者為粗不識本義或連引他經而文意乖

庚章句絕斷者為不通並以四通為合格九經止問大義不須注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即送別頭已丑詔古渭寨修城卒權給保捷請給仍以蕃官左班殿直訥結凌戩為本地分巡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彈壓蕃部即與除順州刺史凌戩世居古渭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凌戩掠取之夏人怒欲攻

之凌戩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  
欲立奇功亟往城之凌戩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  
三谷餘悉為他族所據青唐族最強據其鹽井日獲利  
可市馬八疋凌戩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  
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  
祥既坐責絀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古渭州  
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帝遣傳求制置糧草  
專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為秦州

患且已得而棄之非所以強國威按凌戡祖父皆受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為州以應誓詔耳即召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為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為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二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凌戡以爵秩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二